

八十多年前,在这里,今日的曙光医院西院,当年的四明医院,苍山先生殚精竭虑日夜坚守在病房里,抢救急性脑炎的危重病人,虽用中药古方,而弘之惟新,疗效卓著,深得社会赞誉。今天在有关领导的重视之下,也在这里,重新启动先生临床学验的传承,在座诸位,除世芸兄与我、华敏以及先生嫡孙严力兄等俱已双鬓染霜外,众多青年,清一是博士,先生学术的不绝如缕,当有所依托了,泉下必有慰,也了却我们弟子久悬的结想。

先生的医术,是近代中医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因历史原因,未得到公正待遇。他不仅擅长慢性病调理,更精专于中医的重证救治。对疫证高热的抢救,思路不是寻常的按部就班,而主张走在疾病变化的前面,提出前人未曾道及的三护法:护液、护脑、护肠,体现了时代的“治未病”精神。我侍师侧七年,获益殊丰,迄今感怀。前年岁暮,我应邀赴南方养和医院会诊,患者中风十日,合并严重感染,高热昏愤,痰涎漉漉,该院心、脑、肺、泌尿等各科西医教授合力抢救,未能转机。我傍晚到医院诊脉时,病情危急,脉结代,关扎尺微,呼之不应,半肢稍稍抽搐,肺科教授向我简述病情治疗后,默默转身走开。这是存亡危急之秋,元气垂败,邪势猖獗。我按照苍师思路,维系元气与熄风、涤痰、醒脑同时着力,用野山人参三钱、熟附片三钱、羚羊角一钱、猴枣粉一



灵兰别薛

夜来风雨声, 打落PM2.5知多少, 许爽的心情也随之好了起来。他出了家门就往电梯口奔, 恰逢梯内无人, 直达底楼向小区大门流星而去, 走着走着, 总觉得脚上有点异样, 停下脚步撩起裤管,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只穿了一只袜子。他连忙折回家中再套上一只光脚, 引得家人瞪视, 捧腹大笑。

从此, 许爽身上便多了“一只袜子的故事”, 家人每每借此提醒他“凡事悠着点, 欲速则不达”。年轻做杂志时, 哪怕再忙再急, 他也不会至于闹出这么低级的笑话, 凡是了解他的人, 心里的一杆秤上显示的是相同的刻度: 为人廉直, 做事精细。如今犯糊涂了啊! 真是岁月不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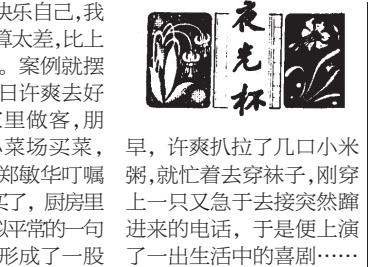
许爽的记性确实衰退了, 行为甚至连贯性大不如前, 甚至顾此失彼。有一次其家人赴澳门旅游, 他忘了带钥匙进不了家, 只好不声不响去附近借宿宾馆。前些时日“上善若水”一词风生水起, 许爽心仪那种高尚境界, 反复琢磨, 满以为已将它的含义锁定于脑, 可是遇着邻居学子请教, 他还是叽里咕噜道不明。

此前三年许爽丢了两只手机, 皆为上公共卫生间时随手一搁, 事后走人, 手机就成了飞离的黄鹤。损失巨大, 没有电脑备份, 那么多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全没了, 从收拾拾伤透脑筋。在职期间, 许爽的金钱待遇相当不错, 而薪金之于他因少而见贵, 量入为出, 重新买的手机“一蟹不如一蟹”, 哪里还顾得上“与时俱进”。对此, 许爽自嘲: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还多少有点“阿Q精神”, 属狗属鸡, 健康第

分、安宫牛黄丸一粒等, 服药一帖。第二天傍晚去复诊, 病床边围着医生和家属, 见我到皆侧身让我按脉, 只见病人神识渐清, 目能转动, 抽搐停发, 脉虽弦而歇至, 却应指有神气, 病情大为好转, 是大家所未能想到。因有腹泻, 我加入黄芪一两, 改安宫牛黄丸为至宝丹, 击鼓再进, 数日后体征稳定, 感染控制。我遂归沪, 仍悬拟电传处方二年。这个案例说明中医也能治重症, 说明苍山先生的学验确有实效, 而让我受益终身, 值得年轻一辈的继承和发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临床顽固的胃病病很多, 很难获效, 先生认为天下无不可治之疾, 其不治症者, 皆我心之未广耳。他化裁建中汤治溃疡病, 持缪希雍、吴澄法调治脾阴不足; 治胃肠病强调以通为补, 取通因通用法, 惯用三物备急丸, 发明“寒结旁流”机理。我久侍师侧, 目睹其验者无算, 可谓得心应手。今日重提这些简、廉、效的珍贵学验, 因事过境迁, 后学罕识而近于湮没了。

医学之余, 先生精诗文、擅翰墨, 与名作家柔石、国画家潘天寿、王个簃、唐云、应野平等酬为知己, 诗文唱和, 书画合作。在曙光医院的先生传承基地启动会上, 不少翰墨旧作映放在屏幕上, 依然熠熠生辉, 精神感人。中医学术应该升华到大文化背景来认识、研究和发展, 无疑, 苍山先生在这方面是我们后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光辉榜样。



早, 许爽扒拉了几口小米粥, 就忙着去穿袜子, 刚穿上一只又急于去接突然蹿进来的电话, 于是便上演了一出生活中的喜剧……正在帮朋友仔细打量房子的当儿, 许爽的手机骤然作声, 另有朋友给他发来一条短信——《一只杯子的感悟》: “当一只杯中装满牛奶的时候, 人们说这是牛奶; 当改装茶水的时候, 人们又会说这是茶; 只有当杯子空置时, 人们才说这是一只杯子。看来, 当人们心中热衷于拥有更多的时候, 往往就不是自己了。”

不否认, 这条短信含有某种哲理, 可以警戒那些处于权力与财富高层而缺失节制的人, 但压根儿不适合身边这位朋友——他正在寻觅“杯子”, 还不到装牛奶、品香茗的份上。

许爽告诉郑敏华出门时少穿了一只袜子, 他笑了, 说了三个字: “难为你。”接着念了短信, 他又笑了, 也说了三个字: “这玩艺。”

日月如梭, 很多事会如过眼云烟, 被逐渐淡忘, 被尘世的泥沙湮没, 不留下任何印迹。但有一些事, 相反, 却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愈加清晰, 恍若发生在昨日, 被定格在记忆的底片上。高二时,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 农民家庭出身的我鬼使神差般地暗恋上了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她是一位县领导的女儿, 在那所县城高中里, 在一半以上是农家子女学子中, 她犹如鹤立鸡群般优雅而美丽, 声音清脆悦耳。她的举手投足, 一颦一笑, 都令我神魂颠倒, 不能自己。我像着了魔似的, 挖空心思地寻找表达的机会。那天晚自习, 我挨到最后才离开教室, 为的只是把自己最中意的一张照片和一封情真意切的求爱信夹

外滩7号的名气虽不算响, 但在论及中国电信业发展的书中, 它的出镜率却非常高。这是因为大楼的第一个主人是最早在中国经营电报业务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

第一口螃蟹难下嘴。无论电灯, 自来水还是铁路,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洋人的洋玩意儿, 一开始都视为邪物。不是疑虑有损健康, 便是担心惊扰祖先坏了风水, 难以接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认为硕大的中国“牡蛎”已被利刃撬开, 是取珍珠的时机了。各国为扩大经济势力范围, 纷纷要求在沿海港口铺设电线, 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阻挠。

1869年成立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为了商业利益, 无视清庭只许铺设海底电缆的规定, 擅自将水线引入上海租界报房, 并于1871年4月18日开始收发沪港公众电报的业务。

在靠驿站传递公文 of 古老中国, 电报的出现带来了通讯的革命, 让“万里重洋瞬息通。”北京科举考试结果用马要7-10天才能到上海发榜。天津至上海开通电报后, 京津结果京津间用马传递, 再发报到上海, 仅需2天。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 (Marie-Claire Bergere) 认为1870年代初, 轮船和电报的普及扰乱了上海外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电报加快了订货速度, 减少了货物囤积, 并降低了买方风险。大洋行渐渐失去垄断地位, 辛酸的老板们风光不再, 而名不见经传的个体经营者却因灵通的讯息而发达了。

大北电报公司的生意当然也日益兴隆, 1882年又开通了电话业务。1906年公司委托通和洋行 (Atkinson & Dallas) 建造了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外滩7号。

细心漫步外滩的人会发现“通和洋行”这个名字特别眼熟, 在附近历史建筑的铜牌上频频出现。通和洋行创立于1894年, 由英籍建筑师艾金森 (B. Atkinson) 和达拉斯 (A. Dallas) 掌门, 是20世纪初上海滩最真实

力与规模的事务所之一。外滩7号是通和洋行首个西方古典作品。大楼高四层, 造型典雅, 装饰有大量的希腊爱奥尼克石柱。亮点是一对法国巴洛克式的黑色穹顶, 优雅地坐于顶端两侧, 与白色的大山花形成鲜明对比。

大北电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于1922年迁往爱多亚路另盖大楼, 如今是上海电信博物馆 (今延安东路34号)。此楼用来展示上海电信百年沧桑巨变, 真是再合适不过。此后外滩7号的主人接二连三换成中国通商银行和长江航运公司等单位, 直到1995年泰国盘谷银行入驻。

今日的外滩7号虽然覆盖着巴洛克穹顶, 视觉焦点却是门楣上一个深红色的大鹏鸟标志, 异国情调浓郁, 在外滩临江建筑中十分与众不同。这枚人身鸟翅的标志源于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 (Vishnu) 的坐骑迦楼罗 (Garuda), 也是泰国国徽的形象。巨鸟头顶金色宝塔, 双臂弯向头顶的姿势极富戏剧张力。泰国王室常将这个标志作为至高荣誉, 颁赠给杰出的公司机构。

盘谷银行1944年由白手起家的华人金融家陈弼臣创办, 因对泰国经济的贡献, 于1967年荣获了这枚鲜艳夺目的大鹏鸟。1995年入驻外滩金融街的首批外资金融机构中, 盘谷银行是唯一一家置换了整座大楼的外资银行。这敢于吃第一口螃蟹的精神, 和将中国与世界“万水千山一线牵”的大北电报公司, 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一个环保官员“睁着眼睛说瞎话”, 此言出自一位工程院院士、水资源专家之口, 这个批评点中了穴位。河北沧县一村庄浅层地下水呈现红色, 数百只鸡饮水后死亡, 附近化工厂向河流排污多年, 村民忧心如焚, 连四百米深的井水也不敢喝, 就在村民连年上访申诉、惶惶不安之际, 该县环保局长却声称, “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你比如说咱放上一把红小豆, 那里面也可能出红色对吧。”院士的批评, 就是直斥这个环保局长的。

这个环保局长眼不盲, 怎么说出的却是瞎话呢? 看来他是心盲了。眼盲的人, 心也可以说是亮的, 心盲的人虽然眼亮, 摆到眼前面的东西也视若无睹, 你十万火急, 他安之若素。局长和村民生活条件不同, 喝的不是同样的水, 吃的不是同样的食品, 感受完全不同。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 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 并不注定官民之间就不能相通, 封建社会一些比较正直有为的官员, 也能微服出访, 也能“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当下那些接地气的官员, 对民情也是了然于胸的。心一盲, 就不会有这种了解和感受了。从前那个晋惠帝, 听说灾年老百姓没饭吃, 他反问, 何不吃肉呢! 当今有些官员, 不了解民情, 感受总是处处和群众相悖。你说房价高, 看病难, 上学贵, 他说房价不高, 看病不难, 上学不贵, 因为他房子有了, 还不止一套, 看病不用排队, 孩子已经出国留学了。你说物价上涨过快, 他说不快, 因为他从没上过超市、小菜场。也就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了。

环保局长的瞎话, 远离生活常识, 这还表明他专业水准低下, 面对污染的水, 见怪不怪, 无所作为, 可谓占着茅坑不拉屎, 尸位素餐, 化工厂的排放, 达标还是不达标, 污染的水能喝还是不能喝, 这要经过化验, 拿出科学数据说话的, 他却想当然, 以无知充有知, 振振有词, 瞎说一气。对村民的强烈呼吁, 长期充耳不闻。此非一地如此。近期国土资源部所属科研机构耗时六年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称, 华北平原浅层, 几乎已无一类地下水。能够直接饮用的一到三类地下水不到四分之一。而且污染面还在不断扩大, 情况的严重, 令人触目惊心。有些官员却无动于衷, 视而不见, 这个说瞎话的环保局长不过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而已。这种“红水不等于不达标”的环保盲主持环保, 又能什么, 听听汇报, 看看报表, 下基层走马观花, 对业务范围内的事, 一问三不知, 任何时候, 成绩总是主要的, 问题发生了, 依然处变不惊, 敷衍塞责, 大事化小, 小事化小。这样下去, 不要多少日子, 没有清水可饮, 没有干净空气可吸, 就不会是一村一县了。

环保部副部长有言, “治河先治污, 治污先治官, 治官先治人。”可谓一语中的, 治人呢, 就要先治心, 心不盲了, 时时想着老百姓, 对民间尤其是基层群众的疾苦从毫无感觉到有强烈感染, 排污止不住, 治不了, 连觉也睡不安稳, 那还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不会了吧!



在落下了。父母也许出了我的反常, 于是偷偷向村里另一位在县城高中读书的同学打听, 结果自然一切都清楚了。父母亲没有问我, 更没有责怪我, 而是悄无声息地托人把我送到了邻县的一所高中就读。在这个新环境里, 我曾经犯下的旧事无人知晓, 后来又忙于学习, 迎接高考, 我总算走出了心理的阴影。最终,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 每每打撈青春的碎片, 想起这件“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青涩事, 非但没有后怕和脸红, 反倒多了几分甜蜜的怀念。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 每每打撈青春的碎片, 想起这件“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青涩事, 非但没有后怕和脸红, 反倒多了几分甜蜜的怀念。

骑电瓶车上班, 道上的插曲让人哭笑不得。明请看本栏。

巴洛克穹顶下的电报大楼

——外滩建筑之六·「外滩七号」

乔争月

被曝光的情书

文 语

似乎地一声响雷,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一切都大白于天下。同学们有的鼓倒掌、喝倒彩, 有的窃笑, 有的直呼我的名字没怀好意地“恭喜”。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我的第一封情书竟然遭遇了这样难堪的下场, 那一刻,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羞愧难当, 如芒刺背, 毫无面对和回应的勇气。

接下来的日子, 我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别人的每一句话都想“对号入座”, 都认为是在议论自己, 贬损自己。我实在受不了了, 给父母说学习跟不上, 坚决退学。父母很诧异, 因为一向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为何现

在落下了。父母也许出了我的反常, 于是偷偷向村里另一位在县城高中读书的同学打听, 结果自然一切都清楚了。父母亲没有问我, 更没有责怪我, 而是悄无声息地托人把我送到了邻县的一所高中就读。在这个新环境里, 我曾经犯下的旧事无人知晓, 后来又忙于学习, 迎接高考, 我总算走出了心理的阴影。最终,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 每每打撈青春的碎片, 想起这件“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青涩事, 非但没有后怕和脸红, 反倒多了几分甜蜜的怀念。